

貞觀政要

樂



貞觀政

要卷第

戈直集論

論

任賢第

論求諫四

論

納諫五

論

論

任賢第

論

論

房玄齡

杜如晦

魏徵

王珪

李靖

虞世南

李勣

馬周

房玄齡

名喬。以字顯。父彥謙。仕隋。歷刺史。玄齡少警

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亂嫡庶。競僭侈。終當

滅亡。父驚曰。無妄言。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

秘省。侍郎高孝基曰。此郎當為國器。恨不見其聳壑

曰。漢光武得鄧禹。今我得齊州臨淄人也。齊州今濟

貞觀政要卷三

東臨淄縣名初仕隋為隰城尉隰音習隰城今隰州今屬益都路

掌親理庶務分判眾曹割斷追催收率課調令之佐也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

徇地渭北渭水之北今陝西之地玄齡杖策謁於軍門太宗一

見便如舊識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唐制掌軍府表啓書疏之

職玄齡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時賊寇每平衆人競

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謀臣猛將

與之潛相申結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記室兼陝東

道今河南等處大行臺考功郎中唐制掌百官功過善惡之職玄齡在

秦府十餘年恒典管記隱太子巢刺王以玄齡及杜

如晦詳見下章為太宗所親禮甚惡之惡烏去聲譖之高祖諱淵

字叔德由是與如晦並遭驅斥及隱太子將有變也太

宗召玄齡如晦令衣道士服衣去聲潛引入閣謀議

及事平太宗入春宮東宮也武德九年六月初為皇太子擢拜太子

左庶子唐制東宮左春坊左庶子掌侍貞觀元年遷

中書令唐制中書省之長掌佐天子三年拜尚書左

僕射監脩國史唐制史館有監脩封梁國公實封一

千三百戶唐爵九等一曰王食邑萬戶二曰郡王食

國郡公食邑二千戶五曰開國縣公食邑千五百戶

六曰開國縣侯食邑千戶七曰開國縣伯食七百戶

八曰開國縣子食五百戶九曰開國縣男食三百戶此言千三百戶者實封數也後倣此既總任百司虔恭夙夜盡心竭節不欲一物失所聞人有善

若已有之明達吏事飾以文學審定法令意在寬平

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隨能收叙無隔踈賤

論者稱為良相焉相去聲十三年加太子少師少去聲

制太子少師少保少掌三師之德玄齡自以一居端

揆端使禹宅百揆也十有五年頻抗表辭位優詔不許

十六年進拜司空唐制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佐仍

總朝政依舊監脩國史玄齡復以年老請致仕太宗

遣使去聲謂曰國家久相任使相如一朝忽無良相音朝

昭如失兩手公若筋力不衰無煩此讓自知衰謝當

更奏聞玄齡遂止謂按史傳玄齡抗表陳辭太宗遣使

懼盈滿可知進能退善自足前代羨之公亦欲齊蹤

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如

失兩手玄太宗又嘗追思王業之艱難佐命之匡弼

乃作威鳳賦以自喻因賜玄齡其見稱類如此按新

書皆曰太宗追思王業艱難佐命之力作威鳳賦以

賜無忌俱載長孫無忌傳參之通鑑亦然政要作賜

命功臣未詳孰是愚謂其所紀姓名雖不同而太宗眷

辭曰有一威鳳憇翻朝陽晨遊紫霧夕飲玄霜資長

風以舉翰戾天衢而遠翔西翥則烟氛閉色東飛則

日月騰光化垂鵬於北裔訓群鳥於南荒珍亂世而

方降應明時而自彰俛翼雲路歸功本樹仰喬枝而

見猜俯修條而抱蠹同林之侶俱嫉共榦之傳並忤

無桓山之義情有炎洲之凶度若巢葦而居安獨懷

危而履懼鳩鷯乎側葉燕雀喧乎下枝慙己陋之

至鄙害它賢之獨奇或聚味而交擊乍分羅而見羈

戢凌雲之逸羽韜偉世之清儀遂乃蓄情宵影結志

晨暉霜殘綺翼露點紅衣嗟憂患之易結嘆增繳之

難遠。期畢命於一死。本無情於再飛。幸賴君子以依
 以恃。引此風雲。濯斯塵滓。披蒙翳於葉下。發光彩於
 枝裏。仙翰屈而還舒。靈音推而復起。職八極以遐翥。
 臨九天而高恃。庶廣德於衆禽。非崇利於一己。是以
 徘徊之感。德顧慕懷賢。憑明哲而禍散。託英才而福
 答惠之情。彌結報功之志。方宣。非知難而行易。思
 後而終前。俾賢德之流慶。畢萬葉而芳傳。
 朱氏黼曰。人主以任相為職。宰相以任人為職。使
 宅百揆。舜所以命禹也。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傳說
 所以相高宗也。太宗嘗謂玄齡。當廣求賢人。隨材
 授任。可謂知任相矣。玄齡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
 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可謂知相職矣。是以
 居端揆十五年。有司庶府。皆稱其職也。竊嘗論之。
 宰相非量材受任。為難。而為國用人。之不易。貞觀
 之盛。群材蟻附。一財計之。任雖賤。有司且能之。玄
 齡特以度支。關天下利害。蓋以民力所繫。而不當與
 寧任於己。而不凡士。蓋以聚斂之臣。故寧抱乏材
 之嘆。而不容苟且。以具真。寧受吝權之譏。而忍材

冒昧。與下此。其
 所以號稱。名相。與
 呂氏祖謙曰。房玄齡之相。太宗王魏以善諫而為
 直。英衛以善兵而立功。玄齡乃斷於上。而為一
 時之名相。可謂無它技。而能有容。足以任天下之
 事矣。觀其以度支係天下利害。嘗有缺。求其人未
 得。乃自領之。其材固足以辦天下之事。而能不自
 用也。由是言之。無它技。而有容。固足為貴。至於材
 不自用。而能用人。之材。則玄
 齡之賢。所以為不可及也。
 真氏德秀曰。梁文昭公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
 九三十三。年。其持身也。敬。其謀國也。忠。蓋庶乎古
 大臣之風矣。至於用人。則委諫。爭於王魏。付征伐
 於英衛。使衆善畢集於君。退然若無能為者。此一
 節。蓋秦漢以來。未有能及之者。後之
 君子。其用梁公之心。當端拜師之
 愚。按昔漢高祖初入關也。諸將爭走金帛財物
 之府。而蕭何獨收相府律令圖書。竟為開基之
 根本。夫蕭何起秦刀筆吏。而高見遠識。如軍門
 與王名相。豈偶然之故哉。房玄齡杖策謁軍門。

太宗一見如舊識。賊寇每平，衆人競求金寶。玄齡獨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其知所先務與蕭何收相府圖書，同一高見遠謀，興王相業，蕭不專美於漢，風雲感召，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之使。

杜如晦

字克明，少英爽，以風流自命，內負大節。臨機輒斷，隋世預吏部選。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為棟梁用。願保令。

德餘見下文

京兆萬年人也

萬年，京兆郡名，今奉元路。京兆，郡名，今咸寧縣。

西隸陝

武德初為秦王府兵曹參軍

唐制，掌王府武官簿書，考課儀衛假

使等

俄遷陝州

今仍舊

總管府長史

長，音掌。唐制，邊要之地，置總管

以統軍。長史，其貳職也。

時府中多英俊，被外遷者衆。太宗患之。

記室房玄齡曰：府僚去者雖多，蓋不足惜。杜如晦聰

明識達，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無所用之，必欲

經營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彌加禮重，寄以心

腹，遂奏為府屬，嘗參謀帷幄。時軍國多事，剖斷如流。

深為時輩所服。累除天策府從事中郎

武德四年，高祖以秦王功

高古官，號不足以稱，乃加號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開府置官屬，從事中郎其屬職也。

兼文學

館學士

太宗為天策上將，亂稍平，乃嚮儒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詢訪討論，學士其職也。

隱太子之敗，如晦與玄齡功第一。遷拜太子右庶子。

唐制，東宮右春坊右庶子，掌侍從。左右獻納啓奏，宣傳令旨之政。

俄遷兵部尚書

兵部掌武選地圖書，其長也。

進封蔡國公，實封一千三百

戶。貞觀二年，以本官檢校侍中。

唐制，檢校其官者，三

年拜尚書右僕射兼知吏部選事。

唐制，吏部掌文選，勲封考課之政。知

猶主也。仍與房玄齡共掌朝政。至於臺閣規模典章文

物皆二人所定。甚獲當時之譽。時稱房杜焉。如按史傳

僕射。久之以疾辭職。薨。贈司空。謚曰成。手詔虞世南

為碑文。言痛悼意。它日食瓜羹。輟其半奠焉。後夢如

無少衰。後詔功臣世襲。贈密州刺史。徙國萊。恩禮

柳氏。芳曰。房杜佐太宗。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迹可

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

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英衛善將兵。而房杜

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為唐宗臣。宜哉。

劉氏。照曰。房杜皆以命世之才。遭逢明主。謀猷允

協。以致升平。議者以比漢之蕭曹。信矣。然杜之見

用。房之所舉也。太宗嘗與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

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竟如玄齡之策。蓋房知杜之

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裨謀草創。東里潤

色。相。頌。而。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

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產。杜。則。鮑。叔。罕。虎。矣。

宋氏。祁曰。太宗取孤隋。攘群盜。天下已平。用房杜

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僂使。踴今

典刑。粲然罔不完。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

迹。殆不可見。何哉。雖然宰相。代天者也。輔贊彌縫

而歲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殆房杜之細耶。

如按史傳

後夢如

恩禮

無迹可

房杜

宜哉

謀猷允

然杜之見

非如晦

蓋房知杜之

策。則曰。非如晦

莫能籌之。及如晦至。竟如玄齡之策。蓋房知杜之

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裨謀草創。東里潤

色。相。頌。而。成。俾。無。悔。事。賢。達。用。心。良。有。以。也。若。以

往。哲。方。之。房。則。管。仲。子。產。杜。則。鮑。叔。罕。虎。矣。

宋氏。祁曰。太宗取孤隋。攘群盜。天下已平。用房杜

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仆植。僂使。踴今

典刑。粲然罔不完。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

迹。殆不可見。何哉。雖然宰相。代天者也。輔贊彌縫

而歲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彼揚已。取名瞭然。使戶曉者。殆房杜之細耶。

也。猶主

愚按蘇文忠公有言。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今以史傳攷之。則褚遂良嘗謂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高祖謂玄齡論事。千里外猶對面。長孫后謂玄齡奇謀秘計。未嘗宣泄。是玄齡之功。猶可得而知也。至於如晦之為人。則世稱玄齡善謀。如晦善斷。每有大事。玄齡輒曰。非如晦不能斷。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是如晦不可得而知也。然世豈以如晦為不及玄齡哉。嗚呼。後之人者。真如與賢者同列。耻已之短。而求加於人。大幸而與賢者同列。耻攻陷黎陽。獲徵署為起居舍人。及竇建德就擒。與裴直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鉅鹿人也。順德郡名。今直隸馬。甚禮之。餘見下文。鉅鹿人也。順德郡名。今河縣。隸近徙家相州之內黃。腹去聲。相州名。今彰德路。鉅鹿

魏徵

字玄成。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為道士。好讀書。尤屬意縱橫之說。大業末。李密見徵

所為

文。召之。徵進十策。密竒之。而不能。用。後竇建德

攻陷

黎陽。獲徵。署為起居舍人。及竇建德就擒。與裴

直

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鉅鹿人也。順德郡名。今

武德末。為太子洗馬。

洗音洗。洗馬。漢有是職。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清道。唐制。東宮

左春坊司經局置洗馬。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刊見。緝之事。凡天下之圖書。上東宮者。皆受而藏之。

太宗與隱太子陰相傾奪。每勸建成早為之謀。太宗

既誅隱太子。召徵責之曰。汝離間我兄弟何也。間去聲。

眾皆為之危懼。徵慷慨自若。從容對曰。後即皇太子

若從臣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宗為之斂容。厚加禮異。

擢拜諫議大夫。數引之卧内。數音朔。訪以政術。徵雅有

經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每與之言。未嘗

不悅。徵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勞之曰。勞去聲。慰

也。喻卿所諫前後二百餘事。皆稱朕意。稱去聲。非卿忠誠

奉國何能若是。三年累遷秘書監。參預朝政。深謀遠

筭多所弘益。太宗嘗謂曰。卿罪重於中鉤。我任卿逾

於管仲。中去聲。管仲名夷吾。齊卿也。初齊襄公被弒。議立君。高國先陰告公子小白於莒。魯亦發

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魯道。射中小白帶

鉤。糾至齊。小白已立。是為桓公。管仲請囚鮑叔牙。請

公用之。公以為大夫。後為相。遂霸天下。近代君臣相得。寧有似我於卿

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宮。隋仁壽宮也。宴近臣。長孫無忌

曰。長音掌。凡言長孫並同。長孫復姓。無忌其名也。字

輔機。文德皇后之兄。從太宗征討有功。累擢比部

郎中。貞觀初。遷吏部尚書。封齊國公。復進策司空。為

太子太傅。高宗時。以沮立武后。削官爵。置黔州卒。王珪魏徵往事息隱。臣見之若讎。不謂今者又同此

宴。太宗曰。魏徵往者實我所讎。但其盡心所事。有足

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慙古烈。徵每犯顏切諫。不許

我為非。我所以重之也。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臣

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龍鱗。觸忌

諱也。史記韓非傳曰。諫說之士不可不察。夫龍可擾

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逆鱗則幾矣。太宗大悅。各賜錢十五萬。七

年代王珪為侍中。累封鄭國公。尋以疾乞辭所職。請

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於讎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

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古猛切。金璫也。

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冶陶鑄也。便為人所寶。朕方

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工。雖有疾。未為衰老。豈得便爾

耶徵乃止。後復固辭。聽解侍中。授以特進。仍知門下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誕皇孫。詔宴公卿。帝極歡。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人。成我今日功業。為天下所稱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庶人承乾。太子初立。長子承乾為太子。後以罪廢為庶人。在春宮。不修德業。魏王泰。字惠宗。第四子。封魏王。好士善屬文。後貶王。濮。謚曰恭。寵愛日隆。內外庶寮。咸有疑議。太宗聞而惡之。鳥去聲。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蹇無如魏徵。我遣傳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七年。遂

授太子太師。

唐制。太子太師。三師。掌以道德輔導皇太子。知門下事。

如故。徵自陳有疾。太宗謂曰。太子宗社之本。須有師傅。故選中正。以為輔弼。知公疹病。可卧護之。徵乃就

職。尋遇疾。徵宅內先無正堂。太宗時欲營小殿。乃輟其材為造。為去聲。五日而就。遣中使。去聲。賜以布被素褥。

遂其所尚。後數日薨。太宗親臨慟哭。臨去聲。贈司空。謚

曰文貞。太宗親為製碑文。復自書於石。特賜其家食。

實封九百戶。太宗後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

矣。因泣下久之。乃詔曰：昔惟魏徵每顯予過，自其逝也。雖過莫彰。朕豈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亦庶僚苟順，難觸龍鱗者歟。所以虛已外求，披迷內省。

悉井切

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

斯已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

按史傳徵疾甚，藥膳賜遺疾

無筭。上親問疾，語終日。後復與太子至，徵加朝服，拖帶。上悲懣，拊之。將以衡山公主降其子叔玉。時公主後。上曰：公強視新婦，徵不能謝。及旦，薨。帝臨哭，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皆赴喪。晉王奉詔致祭，陪葬昭陵。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

劉氏煦曰：魏公與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譬，博約達類，皆前代爭臣所不至者。其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中不阿權倖，內不侈親族，外不為朋黨，不以逢時改

節。不以圖位賣忠。前

宋氏祁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

未嘗不反覆言之。以邪佞之亂忠也。久猶不免。

故曰：皓者易汗，燒者難全。自古所歎云。

喜遭其時，感知己之遇。事之大小，無不諫爭。雖其

忠直所自至，亦

得君以然也。

呂氏祖謙曰：或謂三代遺直者，言其以至公為心。

而不以事形迹為美。以後言為戒，而不以即應為

嫌。任強直之責，而不顧擅權之議。為忠讜之論，而

仁義之效者。

其以此歟。

唐氏仲友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

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此孟子之諫爭。徵有之矣。

真氏德秀曰：魏公始終以規諫為己任。唐史以為

前代爭臣一人而已。豈不信哉。然攷其學問淵源。

殆不可見。文中子世家謂魏徵嘗從其學，受王佐之道。先儒疑之，觀其勸太宗行仁義，則必有所本。然嘗論之，有仁義之體，有仁義之用。非仁義，此二帝三身而達之於國家天下，無往而非仁義。此二帝三王之所以行兼體用之全者也。心未必正，身未必修。假仁義以行之，而不免於利欲之雜，然其愛人利物之功，禁暴止亂之政，亦有補於世教。此齊桓晉文之所行，依倣於仁義之用，而體則未純，故其用亦未盡也。太宗除隋之難，身致升平，可謂偉矣。然由心而身，由身而家，皆有慚德觀魏公之所謂論諫，即事而言者多，即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已形者多，而變化於未形者少。君臣之間，相與策勳者，黽勉於仁義之用而已。故貞觀之治，雖有志於三王，迄未能大異於五伯。魏公正君之功，雖秦漢以下，所難及。而揆之伊傅周召，則猶可憾焉。或以為出於縱橫之學，則又有未然者。蓋戰國策士多邪諂之言，而魏公所陳皆正大之論，是豈可同日語哉。叔玠以魏王魏並稱，考觀本末，蓋亦其流亞云。

為愚三按魏鄭直豈不信哉。然嘗聞之孟子曰：人不稱

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更一弊政而已。吾恐不勝其去，一小人而己。非心存焉，大槩能裨益於政事，而更不能匡正於本原。能規諫於臨時，而不能涵養於平昔。律以孟子之言，殆所謂過而不及者。非間行政之失而已。無乃於格心之道，猶有所未至乎。故程子謂其能正君而不能養德，真氏謂其即事而言者多，即心而論者少。正救於已形者多，變化於未形者少。其知言哉。王珪字叔玠，志量隱正，能安於貧賤，交不苟合。開皇末，為奉禮郎。季叔頗坐事被誅，珪當從坐，遂亡匿。積十餘歲，高祖入關，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為世子府諮議參軍。及東宮建，除中舍人。尋轉中允，餘太原祁縣人也。隸河東祁縣，今冀寧路。武德中，為隱太子中允。唐制，東宮官屬掌侍從贊相，甚為建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于雋州。雋音髓，武德末，高祖以太

子與秦王有隙。責珪等不能輔導。皆被流貶。雋州屬羅羅斯地。今為建昌路。隸雲南。建成誅後。

太宗即位。召拜諫議大夫。每推誠盡節。多所獻納。珪

嘗上封事切諫。封事。實封言事也。太宗謂曰。卿所論皆中朕

之失。中去聲。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

祇為不聞已過。為去聲。或聞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

失。卿能直言。朕復聞過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乎。太

宗又嘗謂珪曰。卿若常居諫官。朕必永無過失。顧待

益厚。貞觀元年。遷黃門侍郎。參預政事。兼太子右庶

子。二年。進拜侍中。時房玄齡。魏徵。李靖。詳見下章。温彦博

字大臨。并州人。警悟而辯。隋末。幽州總管羅藝以州降。彦博預謀。召入為郎。戰突厥被執。貞觀始。始得還。

尋檢校吏部侍郎。時譏其煩碎。後遷尚書右僕射。卒。追贈特進。謚曰恭。戴胄。字玄胤。相

正善簿最。王世充謀篡。胄以大義說之。秦王引為府士。曹參軍。貞觀初。遷大理少卿。又遷尚書左丞。號稱

職。拜諫議大夫。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遂檢校吏部尚書。卒。謚曰忠。與珪同知國政。

嘗因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精通。尤善談論。自玄

齡等咸宜品藻。定其差品。文質也。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量

聲。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每以諫諍

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魏徵。才兼文武。出將入

相。臣不如李靖。將相並去聲。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

温彦博。處繁理劇。眾務必舉。臣不如戴胄。處上聲。至如

激濁揚清。嫉惡好善。好去聲。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

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為盡已所懷。謂之確論。

按史傳。珪後進爵郡公。八年。拜禮部尚書。十一年。正定五禮。兼魏王師。十三年卒。上素服舉哀。詔魏王泰率百官臨哭。贈吏部尚書。諡曰懿。

劉氏煦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時命。胥會于茲。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叔玠有之矣。陳氏博修曰。太宗嘗歷數諸臣之得失。以夸大於一己。而復使王珪商確人物。珪亦盡因是而進戒。曰。知人之道。堯以為難。陛下不敢以知人為能。子貢方人。夫子謂不暇。臣亦不敢以知人自負。昔臯陶陳謨。分為九德。亦欲多方而叅攷之。以示所難之意也。今陛下安可輕問。而臣亦安可輕對。惜乎珪不知如此。且復一而為之。商確。遂使太宗謂吾之知人如此。其復二而為之。藻如此。其當天下之賢否善惡。皆不足辨。而珪之品藻如此。其當天下之蓋亦不愧於太宗之為君。固有愧於帝堯。而王珪之徒。臯陶者矣。

愚按太宗既正位東宮。首以魏徵為詹事主簿。珪為諫議大夫。是珪為諫官。在徵之先也。是時前宮齊府之黨。多懷反側。不安。珪首請太宗坦懷待之。以示無間。是珪之論諫。在徵之先也。厥後與徵上下其論。卒得與徵齊名。豈偶然哉。然嘗觀宋末真氏論後世賢臣。悉以四事律之。一曰正己。二曰正君。三曰謀國。四曰用人。以唐初諸賢臣觀之。則論謀國用人。王魏不如房杜。論正己正君。房杜不如王魏。四賢如耳。目股肱。相資為用。其致不真。觀之治。不亦宜乎。

李靖。字藥師。姿貌魁奇。少有文武材。每曰大丈夫若虎號。名將。每與論兵。必曰。可與言孫吳者。仕隋。為長安縣功曹。歷駕部員外郎。楊素牛弘皆器之。餘見下文。京兆三原人也。京兆。見前註。三原。縣名。大業末。為

馬邑郡丞。大業。隋煬帝年號。馬邑。郡名。今屬輝州。隸陝西。會高祖為太原

留守。靖觀察高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鎖上變詣江

都今揚州路江至長安即關道塞不通而止高祖克

京城執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呼去公起義兵除暴亂

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斬壯士乎太宗亦加救靖高

祖遂捨之武德中以平蕭銑輔公柘功銑音跣柘音石蕭姓銑名

後梁宣帝曾孫也隋末起兵巴陵自稱梁王靖陳十

策高祖命副趙郡王孝恭討之遂降輔公柘名為

淮南道行臺僕射武德中據丹陽反歷遷揚州大都

督府長史長音掌揚州見上註唐制總十太宗嗣位

召拜刑部尚書唐制刑部掌律令刑法徒貞觀二年

以本官檢校中書令三年轉兵部尚書為代州行軍

總管代州今仍舊隸腹裏唐制武進擊突厥定襄城

破之定襄郡名今突厥諸部落俱走磧北走音奏沙

在塞北擒隋齊王暕之子暕古切楊道政及煬帝蕭后

送于長安突利可汗來降汗音韓凡言可汗並同降下

猶漢時稱單于中國稱天子也突利可汗始畢可汗

之子名什鉢苾嘗自結於太宗請入朝太宗禮見良

厚拜右頡利可汗處羅可汗之弟名莫賀咄設牙直

僅以身遁太宗謂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身降

匈奴李陵字少卿漢武帝時為侍中將尚得名書竹

帛卿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尅復定襄威振北狄實

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進封代國公

此後頡利可汗大懼四年退保鐵山西北遣使入朝

謝罪。使去聲。後同。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為定襄道行軍總

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降。而心懷疑貳。詔遣鴻臚

卿秦官典客。漢武時更名大鴻臚。郊廟行禮。讚道。唐九賓。鴻臚。傳之也。唐制。掌賓客及凶儀之事。唐

儉字茂系。并州人。聞隋政日亂。攝戶部尚書。唐制。戶說。秦王建大計。為天策長史。亂。攝戶部尚書。唐制。戶

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政。貢賦之差。尚書其長也。詔除而非正。命謂之攝。將軍安修仁。安

脩仁。名。慰諭之。靖謂副將去聲。張公謹。字弘慎。魏州人。仕

史。挈城歸高祖。授檢校鄒州別駕。李勣等啓秦王引

入府。貞觀初。為代州都督。謀破頡利有功。封鄒國公。改封州都督。以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乃選精騎賫

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既許其降。詔使

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遂督軍疾

進行至陰山。在西北。極。綿亘數百里。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

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鋒乘霧

而行。去其牙帳七里。頡利始覺。列兵未及成陣。單馬

輕走。虜眾因而潰散。斬萬餘級。殺其妻隋義成公主。

俘男女十餘萬。斥土界自陰山至于大漠。北邊廣。漢之地。遂

滅其國。尋獲頡利。可汗於別部落。餘眾悉降。太宗大

悅。顧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

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

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

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顙。單音蟬。漢時蕃王之號。猶可汗也。

耻其雪乎。群臣皆稱萬歲。漢武帝禮祭中嶽太室。從

者三。後世臣下尋拜靖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賜實

封五百戶。又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谷渾。胡昆

谷渾。西域國名。本遼東鮮卑徒河涉歸大破其國。改

封衛國公。及靖身亡。有詔許墳塋制度。依漢衛霍故

事。衛青。霍去病。皆漢武時為大將軍。討匈奴。有大築

闕象突厥內燕然山。燕平吐谷渾內磧石二山。以旌

殊績。按史傳十四年。靖妻卒。故有墳塋之詔。及靖身

東靖入閣賜坐。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

容。惟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

威。薄展微效。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

臣。病其瘳矣。上愍其羸老。不許。二十三年。薨。贈司徒。

張氏九成曰。當隋氏喪鹿之際。承唐祖騰龍之時。

而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者。豈有它哉。特以根于

忠智。故功名若是其顯也。觀其用兵善於料敵。速

於應機。故所嚮有功。南平吳北破突厥。西走吐谷

渾。功大寵盛。乃能闔戶自守。以謝過從。可謂能自

全矣。始能免俘戮。終能保厥躬。勝於韓信遠矣。自

愚按太宗天資英武。善戰無敵。一時群臣皆不

足以仰望清光。帝之所推服。而師問者。獨李靖不

諸葛武侯。已蓋自孫武以來。能將法度之師者。獨

景謚曰

武曰

張氏九成曰。當隋氏喪鹿之際。承唐祖騰龍之時。

而能依乘風雲。勒功帝籍者。豈有它哉。特以根于

忠智。故功名若是其顯也。觀其用兵善於料敵。速

於應機。故所嚮有功。南平吳北破突厥。西走吐谷

渾。功大寵盛。乃能闔戶自守。以謝過從。可謂能自

全矣。始能免俘戮。終能保厥躬。勝於韓信遠矣。自

愚按太宗天資英武。善戰無敵。一時群臣皆不

足以仰望清光。帝之所推服。而師問者。獨李靖不

諸葛武侯。已蓋自孫武以來。能將法度之師者。獨

虞世南

字伯施。性沈靜寡欲。篤意學問。與兄世基。仕隋。俱有重名。時人方晉二陸。累遷至秘書郎。

起居舍人。從字文化。及至聊城。又陷于竇建德。偽授黃門侍郎。太宗後滅建德。引為秦府參軍。餘見下文。

會稽餘姚人也

會稽音檜。稽音基。會稽郡名。今紹興路。餘姚縣名。今陞為州。隸浙東。

觀初太宗引為上客。因開文館。館中號為多士。咸推

世南為文學之宗。授以記室。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嘗

命寫列女傳。去聲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暗書之。一

無遺失。貞觀七年。累遷秘書監。太宗每機務之隙。引

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弱。如不勝衣。懦乃亂切。

一音儒。勝字平聲。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為政得失。

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及高祖晏駕。漢書曰。宮車晏駕。註謂天子當晨起。

早作。而方崩殞。故稱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晚出也。按高祖以貞觀九年五月崩。太宗執

喪過禮。喪。平聲。後同。哀容毀頓。久替萬機。文武百寮。計無

所出。世南每入進諫。太宗甚嘉納之。益所親禮。嘗謂

侍臣曰。朕因暇日。每與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

之善。世南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

誠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太

宗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去聲二曰忠直。三曰博

學。四曰詞藻。五曰書翰。及卒。子聿切太宗舉哀於別次。

哭之甚慟。喪事官給。仍賜以東園秘器。葬具也贈禮部

尚書。唐制。禮部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尚書其長也。凡既沒而加之以官。曰贈。謚曰文懿。

太宗手勅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闕。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善。必將順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觀去聲。漢置石渠閣。東觀皆藏圖籍秘書之所。痛惜豈可言耶。未幾。平聲。太宗為詩一篇。追思往古理亂之道。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列子曰。鍾子期與伯牙為友。伯牙鼓琴。子期善聽。子期死。伯牙絕絃。以世無知音者。朕之此篇。將何所示。因令平聲。起居官名。唐制。門下省置起居郎。中書省置起居後同。起居舍人。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書。以授。褚遂良。字登善。杭州人。博涉經史。工楷。于國史。為。褚遂良。隸。累遷起。居郎。十五年。拜。諫議大夫。兼起。居事。後授太子賓客。高宗時。拜。僕射。因。沮。立。武。后。后。立。被。貶。卒。詣其靈帳讀訖。

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與房玄齡長孫無忌。杜如

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圖形於凌煙閣。按史傳。十七年。詔趙國公長孫

無忌。河間元王孝恭。萊國成公。杜如晦。鄭國文貞公。魏徵。梁國公房玄齡。鄂國公尉遲敬德。衛國公李靖。

宋國公蕭瑀。褒忠壯公。段志玄。夔國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鄭節公。殷開山。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

順德。鄭國公張亮。陳國公侯君集。郟襄公。張公。謹。盧國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虞世南。渝襄公。劉政。會。莒

寶。二十四人。英國公李勣。胡壯公秦叔

張氏。九成。曰。世南。始。以。文。翰。馳。譽。陳。隋。間。兄。弟。長

安。方。之。二。陸。在。唐。以。五。絕。見。稱。而。論。議。規。諷。固。多

忠。稱。補。過。弼。違。有。犯。無。隱。上。贊。明。聖。之。德。下。植。生

民。之。利。宜。其。眷。眷。勤。密。而。見。於。夢。想。君。臣。之。情。何

哉。其。厚。愚。按。世。南。信。為。德。行。忠。直。文。章。之。士。唐。興。之。儒

臣。也。終。身。以。正。事。君。將。順。匡。救。其。弘。多。矣。雖。君

臣相得之深而未臻大用。太宗止嘆息。以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亦可惜也夫。

李勣

太宗名世勣。字茂功。永徽中。以犯曹州。離狐人。也。

曹州

今仍舊隸腹裏。離狐縣名。後改南華。今廢。本姓徐。初仕李密。為左武侯

大將軍

李密字元邃。其先遼東人。大業末。韋城人。翟讓聚眾為盜。勣往從之。密初從楊玄感起兵。

謀事。及玄感敗。亡命雍丘。勣說讓奉密為主。號魏公。密後殺讓。而人心始離。武德初。入關。見高祖。拜光祿

卿。復以密後為王世充所破。人。姓支。幼從母嫁王氏。反誅。以其姓仕隋。為民部侍郎。陰結豪傑。自為太尉。矯

因冒其姓。仕隋。為民部侍郎。陰結豪傑。自為太尉。矯隋主。伺策禪位。殺伺自立。武德初。破李密。高祖詔秦

王攻之。擒歸長安。族徙于蜀。擁眾歸國。勣猶據密舊境十郡之地。

密舊境。東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時未有所附。勣並據之。武德二年。謂長

史郭孝恪曰。長音掌。郭孝恪。許州人。初附密。為長史。後

遷大總管。破龜茲國。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眾土地。為流矢所中。而卒。

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則是利主之敗。自為己

功。以邀富貴。是吾所耻。今宜具錄州縣及軍人戶口

總啓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

遣使啓密。使去聲。使人初至高祖。聞無表。惟有啓與

密。甚恠之。使者以勣意聞奏。高祖方大喜曰。徐勣感

德。推功實純臣也。拜黎州總管。黎州。今瀋州。隸腹裏。賜姓李氏。

附屬籍于宗正。唐制。宗正府掌親屬。封其父蓋為濟陰王。濟。上聲。固辭王爵。乃封舒國公。授散騎常侍。唐

掌規諷。過失侍。尋加勣右武侯大將軍。唐制。武衛之職。及李

密反叛伏誅勳發喪行服喪平聲備君臣之禮表請收

葬高祖遂歸其屍於是大具威儀三軍縞素三軍上軍中軍

也上軍葬於黎陽山在今濟州禮成釋服而散朝野義之尋

為竇建德所攻陷於建德又自拔歸京師竇建德貝州人世為

農材力絕人大業中募兵伐遼補隊長後據渤海自立為夏王建元置官屬武德初擒化及於魏縣進兵

政勳力屈降之收勳父為質令勳復守黎陽三年勳自拔歸京師四年後太宗平建德於是獲而斬之

從太宗征王世充竇建德平之貞觀元年拜并州都

督并州即太原唐制武德七年改總管曰都督立府置佐令行禁止號為稱職

稱去聲突厥甚加畏憚太宗謂侍臣曰隋煬帝不解精

選賢良懈音鎮撫邊境惟遠築長城廣屯將士將去聲

以備突厥隋大業三年詔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旬而畢工而情

識之惑一至於此朕今委任李勣於并州遂得突厥

畏威遠遁塞垣安靜豈不勝數千里長城耶其後并

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勣為長史長音累封英國公

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書兼知政事勣時遇

暴疾驗方云鬚灰可以療之太宗自剪鬚為其和藥

為和並去聲後同勣頓首見血泣以陳謝太宗曰吾為社稷

計耳不煩深謝十七年高宗居春宮轉太子詹事唐制

東宮官掌統三加特進仍知政事太宗又嘗宴顧勣

曰朕將屬以孤幼屬音思之無越卿者公往不遺於

李密今豈負於朕哉勣雪涕致辭因噬指流血俄沉

醉御服覆之覆音副其見委信如此勣每行軍用師籌

筭臨敵應變動合事機自貞觀以來討擊突厥頡利

及薛延陀北狄國名本延陀部與薛種雜居號薛延陀貞觀中拔灼立勣滅其國置為州縣

高麗等並大破之太宗嘗曰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韓

白漢將韓信秦將白起也衛霍見前註豈能及也按史傳二十三年帝疾謂太子

曰李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思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

顧望當殺之乃授疊州都督受詔不至家而去高宗立召進僕射後欲立武昭儀為后畏大臣異議未決

帝密訪勣勣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帝意遂定詔勣奉冊立武氏總章二年卒贈太尉謚曰貞武

范氏祖禹曰太宗以勣為何如人哉以為愚也則不可託幼孤而寄天下矣以為賢也當任而弗疑

何馬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用之是以

而使也豈堯舜親賢之道乎利祿之士可得

又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取決於勣

之一言勣若以為不可則武氏必不立矣勣非惟

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

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為忠故託

以幼孤而其大節如此

知人帝其難之信矣

胡氏寅曰古者不盟結言而退蓋人不愛其情相

命而信喻矣逮德下衰疑阻猜貳至于刑牲歃血

曾未旋踵又已背之是故孔子於春秋不貴盟誓

而善胥命取首息欲人之故博信而不為負義者而於

勣齧指出血以受太宗之託若不為負義者而於

王武廢興之際夫一言喪邦則不必待如里克然

後為臆大節也徒齧指出血而已使當堯舜之智

受託而無一言徒齧指出血而已使當堯舜之智

豈得遁乎

任以託孤之寄。則非其所守。邊可謂善用人矣。至其
起。文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
曰。不如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
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子賢
乎。屬之疑。大起。然良久。曰。屬之子賢。於長城。是亦吳起之所長。而太宗以子之慶。曰。文之賢
任宜其。敗也。葉氏適曰。勤本無甚所長。只是不負人。夫不負人。
固可任。以事。至於關朝廷之重。則非不負人。夫不負人。
如立武氏之說。彼豈有意於負太宗者。柰何利害。
所存。彼其不學。誠不識此意。以周勃之少。文幾陷。
呂氏之禍。以致也。霍子孟之重厚。猶有所不免。皆不學。
無術。所以致也。况勤以一言之失。豈知他日之禍。
哉。如此。

愚按太宗英武。將畧優於漢高。至於李勤之人事。是
不及漢高遠矣。其間章較著者。李勤之人事。是

也。自今觀之。勤之為人。外不能若純慤。內任術數。非
持。太宗不能知。至今為人。不能知。何也。勤始事。非
讓。讓為李密。復不能死。勤始與單雄信誓同死。生。
屈伏。請降。復不能死。勤始與單雄信誓同死。生。
雄信。誅。又不能死。勤始與單雄信誓同死。生。
生。則推功。死。則收葬。太宗信其區區。李密之敗。
謂可以託孤。過矣。太宗之行。汝用為相。若不即行。
都督。謂太託孤。過矣。太宗之行。汝用為相。若不即行。
汝必殺之。勤聞命。不辭。而又高。出於其上。術數。
可謂精矣。孰知勤之術。數。而又高。出於其上。術數。
後武氏之立。竟以勤之術。數。而又高。出於其上。術數。
盡於武氏之立。竟以勤之術。數。而又高。出於其上。術數。
其弟曰。我見房。杜。辛。勤。起。家。皆為不肖。子所敗。告。
吾後子孫。有交遊。非類者。汝必殺之。異時。敬業。
舉兵。覆宗。至毀冢。而暴骨。嗚呼。勤所任之術。數。
至是。而無所施。其巧矣。是以。
君子惡。任智。而大居正也。以。
馬周。字賓王。家貧。嗜學。資志曠遠。武德中。補州助教。
不治事。而家貧。嗜學。資志曠遠。武德中。補州助教。

留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眾異之。餘

見下。博州在平人也。在平。縣名。今仍舊隸山東。貞觀

五年。至京師。舍於中郎將。去聲。唐制。中郎將。太子府屬。掌校尉旅帥及親勳翊

衛之。常何。姓何。名。時太宗令百官上書言得

失。後令。平聲。周為何陳便宜二十餘事。為去聲。令奏之事

皆合旨。太宗恠其能。問何。何對曰。此非臣所發意。乃

臣家客馬周也。太宗即日召之。未至間。凡四度遣使

催促。使去聲。及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授監察御

史。唐制。掌分察百寮。巡按州郡。徵訟軍戎。祭祀。營作。太府出納。皆隸焉。累除中書舍人。

奏參議表章。周有機辯。能敷奏。深識事端。故動無不

中。去聲。太宗嘗曰。我於馬周。暫時不見。則便思之。十八

年。歷遷中書令。如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職兼兩官。處

事平允。處上聲。甚獲當時之譽。又以本官攝吏部尚書。

太宗嘗謂侍臣曰。周見事敏速。性甚慎至。一作貞正。至於

論量人物。量平聲。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比音鼻。多稱朕

意。稱去聲。既寫忠誠。親附於朕。實藉此人。共康時政也。

按史傳。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周疾甚。詔使視護。躬為調藥。周

以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為也。二十二年卒。按此章。曰。貞觀五年。周為何陳

便宜。與舊史同。通鑑考異曰。五年。周見有詔。令百官上封事。唐曆曰。三年六月。詔文武官言得失。馬周代

政常何陳事。舊史或本於要。而吳氏所紀是也。

宋氏祁曰。周之遇太宗。顧不異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習憲章者。其自視與築巖。釣渭。亦何以異迹。夫帝銳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時君宰間。不膠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說。呂望。使後世未有述焉。惜哉。

唐氏仲友曰。觀太宗待遇馬周。過於房。杜。王。魏。如。四使。催趣。飛白。之賜。皆異寵也。惜周不及四子。功。業止此。史氏謂君宰不膠漆而固。信矣。然周之才。豈獨不及說望而已哉。

林氏之奇曰。魏無知之在漢。常何之在唐。其才能。技業。初無大過於人。而無知以舉陳平。而獲賞。常。何以舉馬周。而受賜。故無知之名。託於陳平。常何。之名。託於馬周。以為萬世不朽之名。傳由此觀之。人。之有善。豈必。盡出於已哉。

愚按。自耕莘飯牛。築巖釣渭。由匹夫而陞朝著。君臣相得。建事立功者。不多見于後世矣。太宗。覽常何之奏。而知其非何。又能以實告。遂以布衣起新豐逆旅。濟濟清要。卒如覽奏之。

所見。若馬周。固偉矣。太宗之知人。得可謂有古。乎。周固未可以並驅先哲。而太宗則可謂有古。遺風焉。

求諫第四 凡十章

太宗威容儼肅。百僚進見者。皆失其舉措。太宗

知其若此。每見人奏事。必假顏色。冀聞諫諍。知政教

得失。貞觀初。嘗謂公卿曰。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

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

得乎。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於隋煬帝

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

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前事不遠。公等每看事有

不利於人。必須極言規諫。

愚按太宗之求諫。可謂切矣。而其納諫。亦可以為難矣。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賞人之諫。而使之諫。故一時之臣。非特大臣能諫。小臣如皇甫德參。無不諫也。非特文臣能諫。武臣如尉遲敬德。亦無不諫也。非特廷臣能諫。宮妾如充容徐惠。亦無不諫也。賢臣而能諫。固也。佞臣如裴矩。亦諫焉。中國之臣能諫。而固也。夷狄之臣如契苾何力。亦諫焉。蓋自三代而下。求諫之誠。納諫之美。未嘗或之先也。觀其貞觀之初。自以威容儼肅。故嘗假人以鑒。煬帝滅亡。故嘗求人使諫。諍夫能鑒隋之亡。則內有樂諫之實。假人以色。則外無拒諫之容。故能化及一時。大小咸諫。雖古昔謗木諫旌之盛。無以加焉。蓋由初年二者實有以感召之也。史臣置此於求諫之首。其有深意哉。

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

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

內可安。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數音朔。冀憑直言

鯁議。鯁音梗。刺在喉也。致天下太平。諫議大夫王珪對曰。臣

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商書傳說告高宗之辭。明諫之不可不受。是

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

爭。讀曰諍。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

臣處不諱之朝。聲。上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詔令

自是宰相入內。令平聲。去聲。平章國計。必使諫官。唐制。諫官左右

散騎常侍四人。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左右諫議大夫八人。掌諫諭得失。侍從贊相。左右補闕十二人。掌

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事則上封隨入預聞政事。有

所開說必虛已納之

按通鑑曰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同三品官入閣

孔氏甫曰太宗之任諫官真得其道夫天下之務至廣也軍國之機至要也雖明主聽斷賢相謀議思慮之失亦不能免當君相論事之際使諫官預聞得以開說或有缺失從而正之豈不美乎然大臣論事規正於人君之前安有不從之議茲亦制馭大臣使之無過之術耳若以諫官小臣不可預聞國謀必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或有激訐不顧救過或已彰而不可言故剛直之臣或有激訐不顧以爭之者君從之猶掩其過或不從則君之過大臣之罪愈大矣太宗任諫官可謂真得其道胡氏寅曰有失輒許諫官諫止貞觀致治之本凡有天下者皆可行是為王者師也雖然諫官盡如魏徵褚遂良王珪之徒則上不懾人君威嚴下不承大風旨而言可聽矣苟徒有聽諫之名而不擇忠直識治之士則或不置諫官者故耳目之任以不得人為要也

尹氏起莘曰夫官以諫為名所言必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救之於未流矣雖然諫官入閣或非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體而行之則貞觀之治可復見矣

愚按唐制入閣儀最為後世美稱蓋天子既御紫宸殿後移仗御便殿百官隨入曰入閣太宗用王珪言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同三品入閣夫君相一體固也而宰相入內必使諫官隨之則君臣舉無過矣茲太宗所以致治之美歟愚有望後世之君人也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

短而永愚隋煬帝好自矜誇好去聲護短拒諫誠亦實

難犯忤虞世基不敢直言或恐未為深罪昔箕子佯

狂自全孔子亦稱其仁箕國名子爵也紂之諸父見紂無道諫之紂囚之為奴箕

子因佯狂而受。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也。及煬帝被殺。

世基合同死否。杜如晦對曰。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

失其天下。仲尼稱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

矢。仲尼孔子字。史官名魚。衛大夫名鱗。如矢言直也。史魚自以不能進賢退不肖。既死猶以尸諫。事見

家語。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不納諫諍。遂杜口無言。偷

安重位。又不能辭職請退。則與箕子佯狂而去。事理

不同。昔晉惠帝。姓司馬。名衷。武帝次子也。西晉昏庸之主。賈后。惠帝之后。後為趙王

倫所廢。矯詔賜死。將廢愍懷太子。名適。惠帝太子。為賈后所殺。趙王倫後謚曰愍懷。

司空張華。司空三公之官。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惠帝時為丞相。竟不能苦爭。

阿意苟免。及趙王倫。字子彞。晉宣帝第九子。後以篡逆誅死。舉兵廢后。

遣使收華。使去聲。後同。華曰。將廢太子日。非是無言。當不

被納用。當去聲。後同。其使曰。公為三公。太子無罪被廢。言

既不從。何不引身而退。華無辭以答。遂斬之。夷其三

族。古人有云。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於

虔切。相。去聲。故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皆論語。張華既

抗直不能成節。遜言不足全身。王臣之節固已墜矣。

虞世基位居宰輔。在得言之地。竟無一言諫諍。誠亦

合死。太宗曰。公言是也。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

安國寧。煬帝豈不以下無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

滅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

諂。則國將亡。此言也。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

安國寧。煬帝豈不以下無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

滅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諫。苟在阿

順事皆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諛臣。君暗臣諛。危亡不遠。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理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讜。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

愚按太宗之問。歸咎於君。如晦之對。歸罪於臣。可謂兩得其道矣。蓋君知所以歸咎於君。則為君也。必能盡君之道。臣知所以歸咎於臣。則為臣也。必能盡臣之道矣。太宗君臣辭咎於臣。則為非。兩得其道哉。然太宗因是而求言於臣。謂終不以直言忤意。輒相責怒。可謂尤賢也已。况斯時也。正年穀豐熟。百姓樂生。邇安內肅。上恬下熙。太宗方以行帝王道。有既效之語。固宜望侍臣。以匡救之益也。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古先哲王處治安之大猷也。太宗有焉。

貞觀三年。太宗謂司空裴寂。字玄真。蒲州人。仕隋為晉陽宮副監。秦王方建

大計。未敢白高祖。以寂最善。遂以情告之。寂乃以官人私侍高祖脅從之。武德初。拜僕射。呼裴監。不名。貞觀初。進拜司空。後坐罪。放靜州。會羗反。或言寂為主。既而寂率家僮破羗。帝念寂。詔入朝。會卒。封河東公。

曰。比有比音鼻。上書奏事。條數甚多。朕總黏之屋壁。出入觀省。悉井切。所以孜孜不倦者。欲盡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寢。更平聲。亦望公輩用心不倦。以副朕懷也。

愚按成湯之聖。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周公之聖。思兼三王。夜以繼日。經綸萬化。皆是心也。聖哲猶爾。况賢王乎。太宗每思政理。或至三更。猶望群臣同心不倦。是心也。坐以待旦之心乎。夜以繼日之心乎。

貞觀五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古帝王多任情喜

怒喜則濫賞無功。怒則濫殺無罪。是以天下喪亂。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為心。恒欲公等盡情極諫。公等亦須受人諫語。豈得以人言不同己意。便即護短不納。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胡氏寅曰。太宗俾大臣受諫。蓋欲大臣知諫之難。受欲之難。違以明己之不易。然其言則善矣。非惟責其臣以諫君。又訓其臣以正己。切磋之義也。三代人君必有師友。後世師難以正己。得端良正直之士。使誦論經訓。規箴闕失。如三益之友。則亦可以成德而寡過。太宗勉此不怠。其致昇平之治。宜哉。

愚按。太宗之納諫。真三代以下之所無有也。已能納諫。可以為賢矣。而又勸其臣使受人之諫。可不謂尤賢乎哉。且其言曰。不能受諫。安能諫人。至哉言乎。蓋必已能遷善而後能告其君以善。已能治。資蓋公之一言。仁傑成中與之功。賴

行冲之藥石。傳曰。惟善人能受直言。不亦難乎。不能受人之直言。而望其直言於主。不亦難乎。

貞觀六年。太宗以御史大夫

唐制。以掌刑法。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御史臺也。長

韋挺

京兆人。少與隱太子善。後為太子官。武臣。遂流雋州。貞觀初。王珪數薦之。拜御史大夫。俄兼魏王府事。復改太常卿。帝討遼東。命挺主餉料。運渠塞。不通。挺以待凍。中書侍郎

唐制。貳令之職也。朝命津。帝怒。廢為民。

杜正倫

相州人。則為使。以授之。四夷來朝。則受其表。隋世舉秀才。貞觀初。魏徵薦之。擢兵部員外郎。遷起居注。累進中書侍郎。後行左庶子。漏泄帝怒。太子廢。坐流驩州。顯慶初。遷中書少監。去聲。唐制。秘書令。出為橫州刺史。卒。

虞世南著作郎

唐制。秘書省屬官也。掌修撰碑誌。祝文。祭文。與佐郎。分判局事。

姚思廉

名簡。以字行。京兆人。仕隋。為河間郡司法。遷代王侍郎。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獨思廉侍王。帝義之。授秦王府

文學士。王即位。改弘文館。等上封事稱旨。稱去。召而謂曰

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宜盡誠規

諫。至如龍逢比干。龍逢。桀之賢臣。比干。紂

也。謂併妻子而戮之也。戮。殺也。為君不易。切。為臣極難。朕

又聞龍可擾而馴。循。音然。味下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

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宗社之傾敗。每思卿

等此意。不能暫忘。故設宴為樂。洛。音仍賜綰有差。

唐氏仲友曰。此太宗見諫者悅而從之。一事也。有功見知。猶悅。况諫諍而見知乎。設宴賜帛。謂思

至意。故舉酒相樂。具有鹿鳴燕忠臣。嘉賓之意。亦太宗行王道之一端也。

愚按。太宗以廷臣上封事。稱旨。設宴賜帛。所以獎進激勸之道。可謂至矣。而且以觸鱗為喻。使

龍逢。比干。之誅。事無道之。則將犯顏而進諫也。且

聰明英睿。夫豈有是哉。而能以無道之。意歟。

太常卿。唐制。掌禮樂郊。韋挺。嘗上疏陳得失。太宗賜

書曰。所上意見。極是。讜言。辭理可觀。甚以為慰。昔齊

境之難。去。夷吾有射鉤之罪。蒲城之役。勃鞞為斬袂

之仇。而小白不以為疑。重耳待之若舊。射鉤。平聲。夷吾

賢篇注。勃鞞。晉寺人披也。重耳。晉文公名。晉獻公使

勃鞞殺重耳。重耳踰垣。勃鞞逐斬其衣袂。重耳奔狄。

後重耳歸晉。即位為晉君。懷公之黨欲弒之。勃鞞欲

以告。求見解前罪。文公使人讓之。勃鞞曰。臣不敢以

二心。事君。故得罪。君已反。豈非各吠非主。漢書。桀犬

不仁。特吠志在無二。卿之深誠。見於斯矣。若能克全

此節則永保令名如其怠之可不惜也勉勵終始垂
範將來當使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古不亦美乎朕
比不聞其過比音鼻未覩其闕賴竭忠懇數進嘉言數音

朔用沃朕懷一何可道舊本此與上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為二章

愚按太宗賜書韋挺示至公用人之道而舉齊之管仲晉之勃鞞為喻夫齊晉二伯主置射鉤斬袂而用二子二子亦能盡忠於其君矣然嘗觀之懷公入國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懷公命突召其子狐突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狐突寧死而毛偃事文公不二若以狐突之言律之則管仲勃鞞又若之何而可哉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則自內省悉井切恒恐上不稱天心稱去聲下為百姓所怨但思正

人匡諫欲令平聲耳目外通下無怨滯又比見比音鼻人

來奏事者多有怖懼音懼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

情猶如此况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

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

懼豈肯更言

愚按昔漢賈山曰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開導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人猶恐懼不敢自盡况震之以威怒乎太宗每以上言和顏聽納也為人君者思賈山之言充太宗之量何慮人臣之不忠諫哉

貞觀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曰比來比音鼻朝臣都不論

事何也徵對曰陛下虛心採納誠宜有言者然古人

云未信而諫則以為諂已信而不諫則謂之尸祿論語

子夏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諂已也尸祿謂尸位而竊祿但人之才器各有不

同懦弱之人懷忠直而不能言踈遠之人恐不信而

不得言懷祿之人慮不便身而不敢言所以相與緘

默俛仰過日太宗曰誠如卿言朕每思之人臣欲諫

輒懼死亡之禍與夫扶音赴鼎鑊霍音冒白刃亦何異哉

故忠貞之臣非不欲竭誠竭誠者乃是極難所以禹

拜昌言語見虞書益稷謨豈不為此也為去聲朕今開懷抱納

諫諍卿等無勞怖懼遂不極言

朱氏黼曰言路通塞關君德之盛衰人主因言之之多寡固可自察其身之得失也諫者多必吾之

能聽諫者直必吾之能容犯顏而不憚必吾無拒

人之色苦口而無隱必吾無好佞之心一或反是

則是吾德之不進吾心之不虛吾之好佞而惡直

樂諛而畏忠也太宗即位之初虚心訪納故論諫

者步隨袂接表疏之進筭溢几盈一日萬機在今

猶昔而論事之誠頓爾銷減帝而內省當必有以

致此者始導諫中悅從終勉強使帝自悟耳帝以

問徵以愛身畏罪為告蓋欲使帝自悟耳帝以

鼎冒刃為開說之比終不愚按貞觀十一年魏徵謂陛下欲善之志不及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房玄齡等曰自知者明信為難

人君所宜慎始而敬終也

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十三年又謂陛下

下志業比貞觀初漸不克終者凡十事則君德

亦少貶矣尚幸勉強欲善之意猶能自克故能

開導聽納至謂群臣近來都不論事則又在魏

徵微戒不克終之後得無或如徵之言乎後之

始而敬終也

人君所宜慎始而敬終也

矣如屬文之士屬音伎巧之徒皆自謂已長他人不

及若名工文匠商畧詆訶蕪詞拙跡於是乃見由是

言之人君須得匡諫之臣舉其慤過慤與一日萬機

一人聽斷雖復憂勞安能盡善常念魏徵隨事諫正

多中朕失中去如明鏡鑒形美惡必見因舉觴賜玄

齡等數人勗之勗吁玉切勉也

愚按魏徵以貞觀十七年春正月卒太宗謂玄齡嘗念魏徵隨事諫正如鏡照形美惡必見舉

觴賜玄齡等數人以勗之蓋欲群臣亦如徵之極言無隱也然此言恐在徵卒之後未必在十

六年也

貞觀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昔舜造漆

器漆木名可以髹物世傳造漆器自舜始禹雕其俎俎薦肉之器當時

諫者十有餘人食器之間何須苦諫遂良對曰雕琢

害農事纂組傷女工組音祖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

器不已必金為之金器不已必玉為之所以諍臣必

諫其漸及其滿盈無所復諫復音太宗曰卿言是矣

朕所為事若有不當去聲或在其漸或已將終皆宜進

諫比見前史比音鼻或有人臣諫事遂答云業已為之

或道業已許之竟不為停改為去聲此則危亡之禍可

反手而待也舊本此與前章通為一章今按不同分

范氏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為其能止亂於未然閑邪於未形也若其已然則眾人之所能知也何賴

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難入也。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斯為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唐虞之時。群聖聚於朝。無過舉矣。憂其所當憂。戒其所當戒。故常有傲懼之言。其慮患豫防也。至於後世。令王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群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唐氏仲友曰。遂良之對是矣。抑猶有說。舜禹大聖。纖過必箴。與太保旅葵同意。荀卿謂事聖君。有聽從無諫爭。豈知言哉。

愚按。昔商紂始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將為犀王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菽藿衣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錦衣九重。高臺廣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方珍怪之重。高輿馬宮室之漸。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卒也。遂良之言。其意蓋亦若此也。然所謂滿盈無所復諫。則似非忠臣愛君之語。幸太宗之言。有足以救斯言之失也。

○納諫第五

凡十章。直諫另為一類。附此篇之後。

貞觀初。太宗與黃門侍郎王珪宴語。

通鑑作貞觀二年十二月。以黃

門侍郎王珪為守侍中。上嘗問居與珪語。

時有美人侍側。

美人。女官。九員。充世婦之數。

本廬江王瑗之姬也。

廬江王。名瑗。太祖生蔚。蔚生哲。哲生瑗。武德末。為幽州都督。右

領軍。王君廓誘瑗反。後瑗傳首至京師。

瑗敗。籍没入宮。太宗指示珪曰。

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

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之。為是邪。為非邪。太宗曰。

安有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珪對曰。臣聞。

於管子曰。

管子著書十篇。曰管子。齊桓公之郭國。白。郭。小國。齊。

滅之也。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

猶往也。惡惡也。下如字。後同。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

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

能去。所以亡也。去。土聲。後同。已上。王珪述。今此婦人。

尚在左右。臣竊以為聖心是之。陛下若以為非。所

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大悅。稱為至善。遽令以美人

還其親族。而甚重其言。與此異。通鑑考異曰。太宗賢

主。既重珪言。何得反棄而不用乎。且美人汎待左右。

又非嬖寵著名之人。太宗何愛而留之。此章為是也。

唐氏仲友曰。王珪納諫。皆人主情慾。之際。人所難言。可謂無慙於魏徵矣。

愚按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王珪之直言無諱。言人之過。所難言。太宗之改過。

太宗納諫之美。方之古昔。何以尚茲。

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之乾元殿。洛陽。古成周之

元殿。隋所建。以備巡狩。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給事中。唐

掌侍左右。分判省事之官。察弘文館繕。張玄素。蒲州

寫校讎之課。大事覆奏。小事署而行。之。張玄素。蒲州

隋為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將殺之。邑人號泣

曰。此清吏殺之。是無天也。遂釋之。貞觀初。召問以政

道。歷太子詹事。遷左庶子。會東宮廢。坐。上書諫曰。陛下

罪為民。頃之。召授刺史。麟德初。卒。智周萬物。囊括四海。令之所行。何往不應。志之所欲。

何事不從。微臣竊思秦始皇之為君也。藉周室之餘。因六國之盛。將貽之萬葉。及其子而亡。周之季世。天下大亂。秦并吞之。六國。齊。楚。燕。韓。趙。魏也。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歿。二

世立而趙高弒之子諒由逞嗜奔慾逆天害人者也

是知天下不可以力勝神祇不可以親恃惟當弘儉

約薄賦歛去聲慎終始可以永固方今承百王之末屬

凋弊之餘必欲節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

未有幸期即令補葺令平聲諸王今並出藩又須營構

興發數多豈疲人之所望其不可一也陛下初平東

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傾仰豈

有初則惡其侈靡惡鳥去聲今乃襲其雕麗其不可二也

每承音旨未即巡幸此乃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

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兩都東都洛陽西都長安也勞役

過度怨讟將起其不可三也百姓承亂離之後財力

凋盡天恩含育粗見存立粗平聲飢寒猶切生計未安

三五年間未能復舊柰何營未幸之都而奪疲人之

力其不可四也昔漢高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

西駕漢高祖姓劉名邦沛人伐秦得天下國號漢婁敬齊人高祖在洛陽敬說曰陛下取天下與周

異宜入關而都按秦之故上未決張良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長安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豈不知

地惟土中貢賦所均但以形勝不如關內也伏惟陛

下化凋弊之人革澆漓之俗為日尚淺未甚淳和斟

酌事宜詎可東幸其不可五也臣嘗見隋室初造此

殿楹棟宏壯大木非近道所有多自豫章採來豫章郡名

今龍興路。二千入拽一柱。其下施轂。皆以生鐵為之。

中間若用木輪。動即火出。略計一柱。已用數十萬。則

餘費又過倍於此。臣聞阿房成。秦人散。房音旁。見政體篇註。章

華就楚眾離。楚靈王為章華之臺。納亡人以實之。乾元畢工。隋人解體。

且以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日。承凋殘之後。役瘡痍

之人。費億萬之功。襲百王之弊。以此言之。恐甚於煬

帝遠矣。深願陛下思之。無為由余所笑。由余。西戎人。戎王使由余。

觀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鬼為之。則勞神矣。人為之。亦苦民矣。公恠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

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云云。出史記。則天下

幸甚矣。太宗謂玄素曰。卿以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

對曰。若此。殿卒興。卒子。聿切。所謂同歸於亂。太宗嘆曰。我

不思量。平聲。遂至於此。顧謂房玄齡曰。今玄素上表。洛

陽實亦未宜修造。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

有作役。宜即停之。然以卑干尊。古來不易。以豉切。非其

忠直。安能如此。且眾人之唯唯。並音葦。不如一士之諤

諤。可賜絹五百匹。魏徵嘆曰。張公遂有回天之力。可

謂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按史傳。此疏有曰。臣聞東都

焚之。陛下謂瓦木可用。請賜貧人。事雖不從。天下稱

為盛德。今復度而營之。是隋後又興。不五六年間。一

捨營之。取天下將謂何。帝顧玄齡曰。洛陽朝貢天下中。雖露坐庸何苦。即詔罷役。

范氏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惟恐其言之不切。太
宗不惟悅而從之。又賞以勸之。此人君
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張氏九成曰。古人以片言干知已。以
非至誠切直。豈足以遇合。始玄素以
間。蒙天子訪問。隋唐興替之由。遂獲
忠懇切。疏諫。遂有回天之禍。至
此。忠良所以於悒而痛哭也。
呂氏曰。堯舜天下之至善也。故人情莫不
為之桀紂。天下之至惡也。故人情莫不
為之。亦未嘗不非桀紂。而未必為堯舜
是則雖知堯舜之名。而未必為堯舜者。
惟聖明之君。知所以為堯舜。而未必
於空言。苟其行之未善。人雖被以桀
怒。夫然後可以進於堯舜。則漢高祖
也。高祖問周昌曰。我何如桀紂。對曰。
謂玄素曰。我何如桀紂。對曰。此後不
息。同歸于亂。

夫二君受之。雖不能盡如堯舜。而亦堯舜之徒耳。此
無他。知以桀紂之歸也。故
愚按。洛邑為土中。以四方貢賦道里均也。周之
都鎬京也。洛為東都。於此而朝諸侯。漢之都
長安也。洛有南宮。於此而臨幸焉。唐都長安。視
洛陽與周漢同。天下既平。修治洛邑。若未甚害
也。然洛陽多隋宮室。制度過侈。非所宜修。太宗
納玄素之諫。遽令罷役。善矣。它日飛山翠微。玉
華之役。又非洛陽陪京之事勢。
能追思玄素之言。則尤善矣。

太宗有一駿馬。特愛之。恒於宮中養飼。無病而暴死。

太宗怒。養馬官人將殺之。皇后長孫諫曰。昔齊景公

以馬死殺人。齊景公名杵臼。晏子請數其罪云。數。上聲。晏子名嬰。字平仲。

夫齊大爾。養馬而死。爾罪一也。使公以馬殺人。百姓聞

之必怨吾君爾罪二也諸侯聞之必輕吾國爾罪三也公乃釋罪陛下嘗讀書見此事豈忘之邪太宗意乃解又謂房玄齡曰皇后庶事相啓沃極有利益爾

愚按晏子諫齊景公有三罪之說其意美矣今觀太宗欲殺宮人之事蓋亦有三失焉何也不寶賢而寶駿馬則實非其寶矣不任牧人而牧官人則任非其任矣以馬死而欲殺人則刑非其刑矣向非文德皇后之諫豈不為盛德之累乎史稱太宗有壯馬不能御則天時為宮人進而言曰妾有三物能御之一曰鐵鞭其背二曰鐵槓其首三曰匕首斷其喉太宗壯之夫太宗使宮人養馬不過一時溺於嗜好而已孰知宮人之中有善御馬如則天者已潛擬於其後乎吁可畏哉

貞觀七年太宗將幸九成宮隋仁壽宮也散騎常侍姚思

廉進諫曰陛下高居紫極寧濟蒼生應須以欲從人

應平不可以人從欲然則離宮遊幸此秦皇漢武之

事始皇姓嬴名政國號秦武帝姓劉名徹國號漢故非堯舜禹湯之所為也

言甚切至太宗諭之曰朕有氣疾熱便頓劇故非情

好遊幸好去聲甚嘉卿意因賜帛五十段

愚按漢元欲乘樓船以薛廣德之言而止則天欲觀舍利以狄仁傑之言而止夫漢元庸君則天女主尚能改過不吝况如太宗之素號納諫者乎思廉九成之諫非不切也太宗氣疾之喻亦近於飾非矣且既不免其人臣之直諫可以賄人君之過可以賄賂而免人臣之直諫可以賄賂而移也太宗之賜思廉之受胥失之矣

貞觀三年李大亮授京兆人令擊盜皆降擢金州司馬

貞觀初。授太府卿。復出為涼州都督。俄為西北道安撫大使。以綏諸部降者。八年討吐谷渾有功。進爵為公。拜右衛將軍。臨終。表請罷遼東役。為涼州都督。涼州。今西涼。嘗有臺

使至州境後使去聲。見有名鷹。諷大亮獻之。大亮密表

曰。陛下久絕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

昔旨。如其自擅。便是使非其人。太宗下書曰。以卿兼

資文武志懷。貞確故委藩牧。藩屏牧守也。當茲重寄。比在

州鎮。比音鼻。聲績遠彰。念此忠勤。豈忘寤寐。使遣獻鷹。

遂不曲順。論今引古。遠獻直言。披露腹心。非常懇到。

覽用嘉歎。不能已已。有臣若此。朕復何憂。宜守此誠。

終始若一。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

景福。好去聲。詩小雅。小旻篇之辭。古人稱一言之重。侔於千金。卿

之所言。深足貴矣。今賜卿金壺餅。金椀各一枚。雖無

千鎰之重。鎰音益。重二十四兩為鎰。是朕自用之物。卿立志方直。

竭節至公。處職當官。處上聲。每副所委。方大任使。如以

申重寄。公事之間。宜觀典籍。兼賜卿荀悅漢紀一部。

荀悅字仲豫。潁川人。後漢時。為秘書監。撰漢紀三十卷。此書叙致簡要。論議深

博。極為政之體。盡君臣之義。今以賜卿。宜加尋閱。舊本。

此章之首。曰貞觀初。今按通鑑標年。

張氏九成曰。事君必以忠。立忠必以才。行已必以誠。三者全備。可謂賢矣。大亮文武才幹。而諫獻鷹。近於忠。太宗親任之。篤蓋才兼文武。而濟之以忠誠耳。房喬稱有陵勃之節。詎不信夫。

愚按太宗之朝。臺閣侍從之臣。獻可替否。必開諭。疊疊不啻如飢渴之於飲食。是宜列在外服。之臣。亦不肯順旨。曲從。敢踰位而賞。若李亮求鷹之諫。太宗非惟悅從之。又賞賚之。盛哉。太宗之納諫也。然廷臣不在君側。寧弗言而顧。月獻納也。遠方藩臣。不在君側。寧弗言而顧。身。若大亮者。可謂忠臣也。已。此尤藩臣之所當則效也。

貞觀八年。陝縣丞皇甫德參。復

也。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

昔賈誼當漢文帝上書云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長

歎息者六。漢文帝名恒。高祖次子也。賈誼。洛陽人。文

所匡建。其略曰。臣竊為事執可為痛哭者六。自古上書率

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

謗。惟陛下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

德參帛二十段。言。平聲。按通鑑。中年丞皇甫德參。上

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

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耶。欲治

訕謗之罪。魏徵諫曰。云云。上曰。朕罪斯人。則誰敢言。

乃賜絹二十四匹。它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

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

拜監察御史。與此章雖小異。而詳故附見焉。

胡氏寅曰。無常者。惟人心乎。太宗初下洛陽。毀隋

宮室。惡其侈也。即欲修建。雖為諫少。輟然。意終不

已。竟使成之。最後并怒諫者。欲加之罪。何術一。念

之難回也。太宗克己。從諫。終自勉焉。其心術有蔽。不

其中心之發見耶。抑一時磯激而然耶。向非徵之忠鯁。其為君德之累。豈少哉。德參區區一縣。尤可為微臣之則效也。此。

貞觀十五年遣使詣西域。使去聲。後同。西立葉護可

汗未還。葉音攝。葉護。突厥大臣之號也。本曰葉護統。葉護數遣使入貢。秋七月。左領軍將軍張又令人多

大帥持節即其所號。立為可汗。賜以鼓纛。又令入多

賚金帛。令平聲。後同。歷諸國市馬。魏徵諫曰。今發使以立

可汗為名。可汗未定立。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

在市馬。不為專立。可汗不為之。為去聲。得立。則不甚懷

恩。不得立。則生深怨。諸蕃聞之。且不重中國。但使彼

國安寧。使如字。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昔漢文帝有獻

千里馬者。曰。吾吉行日三十。吉行。謂巡幸祭祀也。凶行日五十。

凶。漢書作師。凶行。謂出兵行師也。鸞輿在前。輿。漢書作旗。屬車在後。屬。音

因秦制。大車八十一。乘相屬也。吾獨乘千里馬。將安之乎。乘。平聲。之。猶往也。

乃償其道里所費而返之。又光武名秀。漢中興之君。有獻千

里馬。及寶劍者。馬以駕鼓車。劍以賜騎士。今陛下凡

所施為。施。平聲。皆貌過三王之上。邀音莫。柰何至此。欲為

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姓曹。名丕。操之子。受漢禪。國號魏。求市

西域大珠。蘇則曰。蘇姓。則名。字文師。扶風人。仕魏。為侍中。若陛下惠及

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縱不能

慕漢文之高行。去聲。可不畏蘇則之正言耶。太宗遽令

止之

舊本此章之首曰貞觀中今按通鑑標年

唐氏仲友曰魏徵之諫不使蠻夷窺中國也先王內中夏而外四夷其待之固有其道矣後世不為所亂則為所窺皆起於喜功貪利之故太宗聖明猶不免此徵之所言切中其病而終唐之世困於亂華可不戒哉

愚按禹貢曰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因其織皮之貢而即叙之此大禹之撫四夷也漢武因名馬通大宛而致連年之師光武卻名馬閉玉關而絕西域之使二君之得失蓋可觀矣是宜魏徵之進諫幸太宗克從之也

貞觀十七年太子右庶子高季輔

名馮以字行德州人以孝聞貞觀初

拜監察御史不避權要累轉中書舍人列上疏陳五事後除是職遷吏部侍郎及卒謚曰憲
得失特賜鍾乳一劑鍾乳產於石食之通氣生胃謂曰卿進藥

石之言

謂其言有益於國猶藥石有益於病也

故以藥石相報

按史傳

為吏部侍郎善銓叙人物帝賜金背鏡一以况其清鑒焉

唐氏仲友曰書曰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人主勉進臣下之功德欲其不怠如此太宗兩賜季輔得懋賞之意然以季輔文武正直不至宰輔未為盡其才也

愚按藥石所以愈膏盲之疾金鏡可以別姦妍之形太宗嘉人臣之進言比之為藥石望人臣為君臣相與之盛事也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長孫無忌等曰夫人臣之對帝

王夫音扶多順從而逆甘言以取容朕今發問不得

有隱宜以次言朕過失長孫無忌唐倫等皆曰陛下

聖化道致太平以臣觀之不見其失黃門侍郎劉洎

字思道。荊州人。貞觀七年。為治書侍御史。遷右丞。號稱職十七年。述曰。直東宮。遷侍中。太宗征遼東。詔輔太子監國。洎曰。願無憂。大臣有罪。當按法誅之。帝恠其言。及還。遂賜死。對曰。陛下撥亂

創業實功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有人上書。辭

理不稱者。稱去聲或對面窮詰。無不慚退。恐非獎進言

者。太宗曰。此言是也。當為卿改之。為去聲。按通鑑。是

平宮。因有是問。無唐儉名。又載馬周曰。陛下比來賞

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

林氏之奇曰。仁人君子之事君。當夫治安之時。而

危敗禍亂之言。未嘗一日而忘於口者。蓋不如是

不足。以維持其治安。而保養其聰明也。舜襲堯之

位。行堯之道。可謂治世矣。然益曰。罔失法度。禹曰。

無若丹朱。傲。皐陶曰。元首叢脞。哉。夫舜豈有是哉。

而禹益皐陶。則不可以無是言也。太宗之德。固未

能盡如堯舜。貞觀之治。固未盡如唐虞之時。而

欲自聞其過。則其心猶足為堯舜之心也。惜夫太

宗有堯舜好問之心。而長孫無忌之

徒。無禹益皐陶箴規之戒。可勝嘆哉。

愚按。貞觀末年。魏徵既死。在廷群臣。類多諛說

之風。其間諛說之特甚者。長孫無忌是也。太宗

欲群臣直言無忌。則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

過。無忌則曰。陛下高麗之計。無忌則曰。諸將奉成筭

太宗欲聞破高麗之計。無忌則曰。諸將奉成筭

而已。嗚呼。孔子所謂言而莫予違者。其無忌之

謂乎。向非劉洎輩。面折廷爭。庶幾魏

徵之風。則貞觀之政。難乎令終矣。

太宗嘗怒苑西監掌官苑穆裕穆裕名命於朝堂斬之

時高宗為皇太子高宗名治。初封晉王。遽犯顏進諫

太宗意乃解。司徒長孫無忌曰。自古太子之諫。或乘

間從容而言。乘。平聲。問。去聲。從。即容切。今陛下發天威之怒。太子

申犯顏之諫。誠古今未有。太宗曰。夫人久相與處。夫音

夫音

上扶處聲。自然染習。自朕御天下。虛心正直。即有魏徵朝

夕進諫。自徵云亡。劉洎岑文本初除秘書郎。鄧州人。貞觀

頌擢中書舍人。號善職。遷侍郎。十七年。文本不欲馬

周褚遂良等繼之。皇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見朕心說

諫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諫。舊本。此章與前章

同。分為

愚按高宗之處東宮也。不惟已能納諫。又納諫

於其父。何其賢哉。及其在位既久。艷后擅權。諫

臣結舌。李善感一言。至比之鳳鳴朝陽。其不能

納諫。可知矣。夫以一人之身。始則能諫。終則拒

諫。其故何哉。蓋嘗以唐史觀之。高宗以久不聞

鳴呼。高宗始之。能諫。蓋由太宗之德。有以化

之。終之。拒諫。豈非李勣輩實逢君之惡哉。

直諫附凡十章

貞觀二年。隋通事舍人隋制。掌引鄭仁基女年十六

七。容色絕姝。當時莫及。文德皇后長孫氏。喜圖傳。尚

女則十篇。又為論斥漢馬后不能檢押外家。使與政

事。乃戒其車馬之侈。此謂開本源。恤末事。臨終請帝

納忠諫。勿受讒訪求得之。請備嬪御。太宗乃聘為充

華。唐制。女官號詔書已出。策使未發。後同魏徵聞

其已許嫁陸氏。方遽進而言曰。陛下為人父母。書曰

作民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其所樂。音洛自古有

道之主。以百姓之心為心。故君處臺榭。後同則欲

華者宜停時莫不稱歎

朱氏黼曰人主以改過為德而以耻過作非為戒
人臣以格非為職而以順非逢惡為罪太宗嘗曰
前世帝王拒諫者多矣或曰業已為之矣又曰業已
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是以終身導
人使諫從善如流未嘗少有斬吝也聘陸氏已聘
之女是誠不知而作也聞魏徵一言遂罪己停冊
可謂更也人皆仰之矣玄齡輩一時名臣宜有以
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有以格君心之非可也乃曰
大禮既行不可中止雖妾婦所以愛主不當如是
况大臣乎太宗有改過之德而玄齡輩不免有逢
惡之罪若魏
徵其賢矣哉

愚按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
八十一御妻蓋天子所娶之國嫡為正后庶為
娣媵正后既終則其娣媵攝一行后職故曰天子
諸侯不再娶大抵六宮之職一定則不可改移
不可增益也後世抵官之職一定則不可改移
多以色而舉况妃嬪乎故妹麗之所在不遠千里

里求之雖有夫之婦有暇恤以太宗之為君
文德之為后亦不能免魏徵之諫勉強從之而
已厥後士彘之女亦以色選孰知牝晨之禍已
兆於此乎益之戒舜曰罔淫於樂仲虺之稱湯
曰不邇聲色後之人
君亦法乎此而已矣

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

以東尋有勅已役已納並遣輸納明年總為準折

聲後給事中魏徵上書曰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

皆給復一年老幼相歡或歌且舞又聞有勅丁巳配

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明年總為準折

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

民難與圖始日用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

則欲民有室家之歡。此人主之常道也。今鄭氏之女
久已許人。陛下取之不疑。無所顧問。播之四海。豈為
民父母之道乎。道一作義臣傳聞雖或未的。然恐虧損聖
德。情不敢隱。君舉必書。所願特留神慮。太宗聞之大
驚。手詔答之。深自克責。遂停策使。乃令女還舊夫。平令
聲後左僕射房玄齡中書令溫彥博禮部尚書王珪
御史大夫韋挺等云。女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大禮既
行。不可中止。又陸氏抗表云。其父康在日。與鄭家往
還。時相贈遺資財。初無婚姻交涉親戚。並云。外人不
知。安有此說。大臣又勸進。太宗於是頗以為疑問。徵

曰。群臣或順旨。陸氏何為過爾分踈。徵曰。以臣度之。

度待洛切

其意可識。將以陛下同於太上皇。太宗曰。何也。

徵曰。太上皇初平京城。得辛處儉婦。稍蒙寵遇。處儉

時為太子舍人。

唐制。東宮右春坊置舍人。掌行令。書表啓。

太上皇聞之不

悅。遂令出東宮。為萬年縣。

見任賢篇註

每懷戰懼。常恐不

全。首領陸爽。

陸氏名

以為陛下今雖容之。恐後陰加譴

適。音摘。責也。

所以反覆自陳。意在於此。不足為恠。太宗笑

曰。外人意見。或當如此。然朕之所言。未能使人必信。

乃出勅曰。今聞鄭氏之女。先已受人禮聘。前出文書

之日。事不詳審。此乃朕之不是。亦為有司之過。授充

華者宜停時莫不稱歎

朱氏黼曰人主以改過為德而以耻過作非為戒人臣以格非為職而以順非逢惡為罪太宗嘗曰前世帝王拒諫者多矣或曰業已為之又曰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是以終身導人使諫從善如流未嘗少有斬吝也聘陸氏已聘之女是誠不知而作也聞魏徵一言遂罪已停冊可謂更也人皆仰之矣玄齡輩一時名臣宜有以將順其美正救其惡有以格君心之非可也乃曰大禮既行不可中止雖妾婦所以愛主不當如是况大臣乎太宗有改過之德而玄齡輩不免有逢惡之罪若魏徵其賢矣哉

愚按古者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蓋天子所娶之國嫡為正后庶為娣媵正后既終則其娣媵攝行后職故曰天子諸侯不再娶大抵六宮之職一后則不可改移不可增益也後世正家之道不明正后之立亦多以色而舉况妃嬪乎故妹麗之所在不遠千里求之雖有夫之婦有不暇恤以太宗之為君文德之為后亦不能免魏徵之諫勉強從之而已厥後士彘之女亦以色選孰知牝晨之禍已兆於此乎益之戒舜曰罔淫於樂仲虺之稱湯曰不通聲色後之人君亦法乎此而已矣

貞觀三年詔關中免二年租稅關東給復一年

潼關

以東尋有勅已役已納並遣輸納明年總為準折去

聲後給事中魏徵上書曰伏見八月九日詔書率土

皆給復一年老幼相歡或歌且舞又聞有勅丁巳配

役即令役滿折造餘物亦遣輸了待明年總為準折

道路之人咸失所望此誠平分百姓均同七子但下

民難與圖始日用不足皆以國家追悔前言二三其

德臣竊聞之天之所輔者仁人之所助者信今陛下
初膺大寶易大傳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億兆觀德始發大號便有

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時之大信縱國家有倒懸
之急猶必不可况以泰山之安而輒行此事為陛下

為此計者為此之於財利小益於德義大損臣誠智

識淺短竊為陛下惜之伏願少覽臣言詳擇利益冒

昧之罪臣所甘心簡點使去聲後同右僕射封德彝等並

欲中男十八已上簡點入軍勅三四出徵執奏以為

不可德彝重奏重平聲今見簡點者云次男內大有壯

者太宗怒乃出勅中男已上雖未十八身形壯大亦

取徵又不從不肯署勅太宗召徵及王珪作色而待

之曰中男若實小自不點入軍若實大亦可簡取於

君何嫌過作如此固執朕不解公意解音懈徵正色曰

臣聞竭澤取魚非不得魚明年無魚焚林而畋非不

獲獸明年無獸若次男已上盡點入軍租賦雜徭將

何取給且比年比音鼻國家衛士不堪攻戰豈為其少

但為禮遇失所遂使如字後同人無鬪心若多點取人還

充雜使其數雖眾終是無用若精簡壯健遇之以禮

人百其勇謂一人可當百夫也何必在多陛下每云我之為君

以誠信待物欲使官人百姓並無矯偽之心自登極

已來大事三數件皆是不信復何以取信於人太宗愕然曰所云不信是何等也徵曰陛下初即位詔書曰逋私宿債欠負官物並悉原免即令平聲所司列為事條秦府國司亦非官物陛下自秦王為天子國司不為官物其餘物復何所有又關中免二年租調去聲關外給復一年百姓蒙恩無不歡悅更有勅旨今年白丁多已役訖若從此放免並是虛荷國恩荷去聲若已折已輸令總納取了所免者皆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更徵收徵平聲百姓之心不能無恠已徵得物便點入軍來年為始何以取信又共理所寄在於刺史唐制

武德初罷郡為州改太守曰刺史掌宣德化歲巡屬縣觀風俗錄囚恤鰥寡導揚風化撫字黎氓敦民業崇地利養鰥寡恤孤貧審冤屈親獄訟常年貌稅並悉委之至於簡點即疑其詐偽望下誠信不亦難乎太宗曰我見君固執不已疑君蔽此事今論國家不信乃人情不通我不尋思過亦深矣行事往往如此錯失若為致理乃停中男賜金甕一口賜珪綬五十匹

愚按孔子曰去食去兵無信不立湯之有天下也首曰彰信兆民武王之有天下也首曰博信明義三代之得天下未有不以信為先者也太宗即位之初首欲以誠信待物可謂能以湯武為法者矣然徒知其為信待物不知其所以信故魏徵歷陳其目謂原免逋債而秦府不與一不信也給散租調已散復徵二不信也簡點丁男不任守令三不信也太宗欣然從徵之言君臣魚

水實始于此終致貞觀之盛有以也哉

貞觀五年持書侍御史

唐制舉劾官品本作治權萬

紀

權姓萬紀名京兆人性悻直為治書侍御史

唐制

承舉百寮及入閣

李仁發俱以告訐譖毀

訐居數蒙引

見

數音朔音現任心彈射

彈平聲

肆其欺罔令在上震怒

令平聲

臣下無以自安内外知其不可而莫能論諍給

事中魏徵正色而奏之曰權萬紀李仁發並是小人

不識大體以譖毀為是告訐為直凡所彈射皆非有

罪陛下掩其所短收其一切乃騁其姦計附下罔上

多行無禮以取強直之名誣房玄齡

玄齡嘗掌内外

不斥退張亮

鄭州人初玄齡薦為車

無所肅厲徒損

聖明道路之人皆興謗議臣伏度聖心

度待必不以

為謀慮深長可委以棟梁之任將以其無所避忌欲

以警厲群臣若信狎回邪猶不可以小謀大群臣素

無矯偽空使臣下離心以玄齡亮之徒猶不可得伸

其枉直其餘踈賤孰能免其欺罔伏願陛下留意再

思自驅使二人以來有一弘益臣即甘心斧鉞受不

忠之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崇德豈可進姦而自損

乎太宗欣然納之賜徵絹五百匹其萬紀又姦狀漸

露仁發亦解黜萬紀貶連州司馬

連州今仍舊隸廣東司馬州僚佐也

朝廷咸相慶賀焉

愚按中庸曰敬大臣則不眩先儒曰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自古英明之君若漢之武宣隋之高祖宋之孝宗既任委大臣而復信小臣之言其意蓋慮大臣之專權而恃小臣之察以防之也太宗之於萬紀輩亦若是而已矣雖玄齡之親密猶得而間之况其餘乎夫天下之權初無定在專在於大臣固足以致亂移於小臣尤非所以為治也唯持敬則足以增一己之聰明窮理則足以察他人之邪正人君亦勉於此而已徒恃小臣之察欲廣已之耳目者何其惑之甚哉

貞觀六年有人告尚書右丞魏徵言其阿黨親戚太宗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驗其事乃言者不直彦博奏稱徵既為人所道雖在無私亦有可責遂令彦博

謂徵曰

令平聲後同

爾諫正我數百條豈以此小事便損

眾美自今已後不得不存形迹居數日太宗問徵曰

昨來在外聞有何不是事徵曰前日令彦博宣勅語

臣云因何不存形迹此言大不是臣聞君臣同氣義

均一體未聞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

此路則邦國之興喪或未可知太宗矍然改容曰矍

縛切驚

前發此語尋已悔之實大不是公亦不得遂

懷隱避徵乃拜而言曰臣以身許國直道而行必不

敢有所欺負但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

太宗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

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獨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太宗曰。君但莫違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計。乃賜絹二百匹。按通鑑徵

又曰。穆契。臯陶。良臣也。龍逢。比干。忠臣也。

胡氏寅曰。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魏公之言。過為分別。不若曰。臣願為良。而契。臯陶。諫行言聽。不願如龍逢。比干。身誅國亡。如此自足。以警帝意也。夫穆契。比干。所謂易地則皆然也。後世事君者。柔口面折。廷不敢強諫。曰。吾效穆契。臯陶。苟有犯顏苦口。面折廷爭者。則或非之。曰。爾何以桀紂事吾君。而欲為忠臣乎。則魏公之說。啓之矣。君。林氏之奇曰。自古君明臣良。猶腹心手足之一體。歡然無間。而後朝廷之政。無不舉。豈拘拘形迹之末。以自為疑。以外者。太宗之於魏公。雖曰言必聽。諫必從。而責之。以宜存形迹。則仆碑之兆。已見於此。

呂氏曰。魏公之對。誠足以警動太宗之心矣。何則。臣諫而君從之。則臣之忠。與君之德。相遠也。若乃君之聽諫。從之。則為桀紂。其相去不啻霄壤。則太宗於此。安得而不警乎。

愚按。魏徵。忠良之論。美矣。然攷之文義。則有不然者。何也。文武之臣。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專謂之良。臣可也。而武王之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專謂之忠。臣可也。而武王則曰。焚炙忠良。此猶渾而。言之也。子文仕為令尹。身得令終。可以為良。臣矣。夫子則稱之為忠。奄息。殺身殉葬。以從其君。可以為忠。臣矣。詩人則稱之為良。然則徵之言。豈得為定論哉。先儒有言。忠良一道也。未有優於忠而劣於良者。亦未有偏於良而短於忠者。斯言不可易矣。

貞觀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岳牧等屢請封禪。去聲。封禪者。封土祭於地也。群臣等又稱述。

功德以為時不可失天不可違今行之臣等猶謂其
晚惟魏徵以為不可太宗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
所隱朕功不高耶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華夏未
安耶曰安矣遠夷未慕耶曰慕矣符瑞未至耶曰至
矣年穀未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為不可對曰陛下功
高矣民未懷惠德厚矣澤未旁流華夏安矣未足以
供事供平聲遠夷慕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爵
羅猶密爵音蔚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切謂
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近喻於人有人長患疼痛不
能任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一石米日行百

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年陛下為之良醫除
其疾苦雖已又安未甚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

陛下東封謂東封秦山也萬國咸萃要平聲要荒之外要平聲

服荒服蠻夷之地也莫不奔馳今自伊洛之東暨乎海岱岱秦山也

荏苒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

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

遠人之望厭音淹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

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誠

懇亦有與人之論太宗稱善於是乃止按通鑑是年正月文武官

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人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

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
皇耶。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
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群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
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云云。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
遂寢。

孫氏甫曰。封禪之文。不著於經典。秦漢諸儒用
管仲說。以為帝王盛德之事。無大此禮。故秦皇漢
武行之。儀物侈大。自謂光輝無窮。然封禪之後。災
異數至。天下多事。蓋繁費生靈。千動和氣所致。則
崇尚此禮。惡足以當天意哉。況此禮不著於經典
也。司馬遷作封禪書。引經典之文。但巡守之禮耳。
帝王巡守。每至方嶽。必燔柴以告。至非謂自陳功
於天也。帝王治天下。能以燔柴以告。德濟生民。致時太平。
則天必佑之。以永久之福。郊祀之禮。足伸其報。何
待自告其功也。太宗嘗謂事天至敬。掃地而祭。何
必登山封土。
此實至論。
范氏祖禹曰。古者天子巡守。至于方岳。必告祭柴
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

而諂諛者為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
無有也。且三代不封禪。而王秦封禪。而亡。不法三
代。而法秦。以為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
多賢。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
不以其事為非也。其後使顏師古議其禮。玄齡裁
定之。徵亦與焉。貞觀之後。未欲東封。以事而止。高宗
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為非。以韓
愈之賢。猶勸憲宗。則其餘無足恠者。嗚呼。禮之失
也。久矣。世俗之
惑。可勝救哉。

胡氏寅曰。自孟子沒。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為二
致。不能監觀休咎之符。凡天事尚象。往往以道遠
難知。置於冥漠。而不知省昧者。無足恠矣。以太宗之
明。房。杜。王。魏。並侍左右。正旦日食。天變為大。不聞
其胥訓告。胥教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群臣獻諂
侈蕩。上心請登太山。明示德意。太宗口雖不允。實
欲從之。至稱功高德厚。偃然自足。徵雖以空虛勞
費為言。若非數州大水。亦未必為止也。夫大水者。
陰氣沴也。日食者。陽氣微也。二者君象。尤當敬懼。
而不知戒焉。豈非以天人為二致。不學不知道之

過

愚按文中子曰。封禪其秦漢之侈心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虞舜之制。五載一巡。守成周之盛。六年一時。巡肆觀。群后大明。黜陟望秩。山川蓋所以盡報本之誠。明命討之。公也。豈泥金刻玉。升中告成。之謂哉。善乎。太宗之言曰。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耶。厥後惑於諂佞。自背其言。為魏徵計者。惟當擗古據經。正名定論。于以復先王之常禮。于以掃奏漢之謬說。不亦偉歟。顧以爵羅猶密。倉廩尚虛。孰為未可。夫以為未可行。則必有可行之時也。嗚呼。大道不明。禮學無據。為君者昧於上。為臣者惑於下。不有聖人出焉。孰能祛其謬而正乎。

貞觀七年蜀王

名愔。太宗第六子也。

妃父楊譽在省競婢都官

郎中

唐制刑部官掌配役徒隸簿錄俘囚以給衣糧藥料以理訴競雪免凡公私良賤必周知之凡

反逆相坐沒其家為官奴婢

薛仁方留身勘問未及予奪

予音與其

子為千牛

後魏官名隋有千牛刀人主防身刀也其職本掌御刀蓋取莊子庖丁為惠文君解

牛十九年所割者數千牛而刀刃若新發研石言此刀可以備身因以名官唐制左右千牛衛將軍掌宮

殿侍衛及供御儀仗左右執弓箭宿衛

於殿庭陳訴云五品以上非反

逆不合留身以是國親故生節目不肯決斷淹留歲

月太宗聞之怒曰知是我親戚故作如此艱難即令

平聲杖仁方一百解所任官魏徵進曰城狐社鼠皆

微物為其有所憑恃故除之猶不易

為去聲後同易以致切古語城

狐不灌社鼠不燠謂其所棲穴者得所憑恃也故議者率謂人君左右近習為城狐社鼠況世家

貴戚舊號難理漢晉以來不能禁禦武德之中以多

驕縱陛下登極方始蕭條仁方既是職司能為國家
守法豈可枉加刑罰以成外戚之私乎此源一開萬
端爭起後必悔之將無所及自古能禁斷此事惟陛
下一人備豫不虞為國常道為如字豈可以水未橫流
橫去聲便欲自毀隄防臣竊思度待洛切未見其可太宗
曰誠如公言嚮者不思然仁方輒禁不言頗是專權
雖不合重罪宜少加懲肅乃令杖二十而赦之

愚按仁方之問楊譽雖申屠之屈鄧通董宣之
抗湖陽不是過也太宗不惟不能賞之又欲加
刑焉其視孝文光武何其遠哉且既從魏徵之
諫免仁方之罪可也顧猶杖二十而後赦之是
猶紕五十字步笑百步而已從諫之道豈如是乎

貞觀八年左僕射房玄齡右僕射高士廉名倫齊清
河王岳之

孫初隱居終南山武德初秦王領雍州牧舉為治中
及居東宮授右庶子遷益州都督長史勸風俗有聲
入為吏部尚書拜僕射卒贈司徒於路逢少府監少去聲唐制掌
百工繕作之政竇

德素問北門近來更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乃謂玄

齡曰君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少有營造何預君事玄

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解音懈
後同亦不解

玄齡士廉拜謝玄齡既任大臣即陛下股肱耳目有

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且有利

害役工多少陛下所為善當助陛下成之所為不是

雖營造當奏陛下罷之此乃君使臣臣事君之道論語

孔子對魯定公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玄齡等問既無罪而陛下責

之。臣所不解。玄齡等不識所守。但知拜謝。臣亦不解。

太宗深愧之。

朱氏黼曰。宰相之職。無所不統。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固於朝廷庶務。無不當預也。作洛之後。周召經營未央。以將軍為內廷。以宰相為外廷。正漢人體不知乎。太宗方鼎新三省。復脩六典。獨欲使宰相專立南牙政事。不預北門營繕。是分朝廷為二岐。內外為兩。以一司而處相臣也。微魏徵盡言。則唐之相職豈正哉。

遂不得與聞。太宗之失言實啓之矣。

貞觀十年。越王名貞。太宗第八子也。長孫皇后所生太子介弟。

聰敏絕倫。太宗特所寵異。或言三品以上皆輕蔑王

者。意在譖侍中魏徵等。以激上怒。上御齊政殿。引三

品已上入坐定。大怒作色而言曰。我有一言向公等

道。往前天子即是天子。今時天子非天子。耶。往年天

子兒。是天子兒。今日天子兒。非天子兒。耶。我見隋家

諸王。達官已下。皆不免被其躡頓。我之兒子。自不許

其縱橫。縱平聲。公等所容易過得。相共輕蔑。易以鼓切。後同。

我若縱之。豈不能躡頓公等。玄齡等戰慄。皆拜謝。徵

正色而諫曰。當今群臣必無輕蔑越王者。然在禮臣子一例。傳稱傳去王人雖微。列於諸侯之上。諸侯用之為公。即是公用之為卿。即是卿。若不為公卿。即下士於諸侯也。今三品已上。列為公卿。並天子大臣。陛下所加敬異。縱其小有不是。越王何得輒加折辱。若國家紀綱廢壞。臣所不知。以當今聖明之時。越王豈得如此。且隋高祖不知禮義。寵樹諸王。使行無禮。尋以罪黜。不可為法。亦何足道。太宗聞其言。喜形於色。謂群臣曰。凡人言語。理到不可不伏。朕之所言。當身私愛。當去聲魏徵所論。國家大法。朕嚮者忿怒。自謂理

在不疑。及見魏徵所論。始覺大非道理。為人君言。何可容易。召玄齡等而切責之。賜徵絹一千匹。

愚按齊桓殊會王世子于首止。春秋大之。胡氏釋之曰。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也。正分義也。然則由胡氏分義之說。觀之。魏徵之言。非耶。曰。皆是也。胡氏之言。謂在外諸侯也。魏徵之言。謂在內公卿也。胡氏之言。謂世子也。魏徵之言。謂諸王也。為大臣者。苟不能權其輕重。隨時以取中。又豈足與論春秋之義哉。其

貞觀十一年。所司奏凌敬乞貧之狀。凌平聲。凌姓。敬名。初仕竇建德。

為祭酒太宗責侍中魏徵等濫進人。徵曰。臣等每蒙顧

問。常具言其長短。有學識強諫諍。是其所長。愛生活好經營。是其所短。好去聲今凌敬為人作碑文。為去聲教

人讀漢書。因茲附托。回易求利。與臣等所說不同。陛下未用其長。惟見其短。以為臣等欺罔。實不敢心伏。太宗納之。

愚按夫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為滕薛大夫。夫寸有所長。尺有所短。人君用其所長。棄其所短。可也。善乎魏徵之言曰。有學識。強諫。諍。凌。敬之所長也。愛乎魏徵之好。經營。凌。敬之所短也。太宗既不能用其所長。顧欲因其所短。責及舉者。豈用人之道乎。向非鄭公之諫。太宗好賢之意。荒矣。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魏徵曰。比來所行得失。政化比音何如。往前對曰。若恩威所加。遠夷朝貢。比於貞觀之始。不可等級而言。若德義潛通。民心悅服。比於貞

觀之初。相去又甚遠。太宗曰。遠夷來服。應由德義所加。應平聲往前功業。何因益大。徵曰。昔者四方未定。常

以德義為心。旋以海內無虞。旋平聲漸加驕奢。自溢。所以功業雖盛。終不如往初。太宗又曰。所行比往前何

為異。徵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導之使諫。三年已後。見人諫。悅而後之。一二年来。不悅人諫。雖黽強聽受。而意終不平。諒有難也。太宗曰。於何事如此。對曰。即

位之初。處元律師死罪。處上聲。後同。元。姓。律師名。孫伏伽貝州人。武德中。

上言三事。帝稱之曰。誼。臣諫曰。法不至死。無容濫加

酷罰。遂賜以蘭陵公主園。直錢百萬。人或曰。所言乃

貞觀中。拜御史遷大理卿。

常事而所賞太厚。答曰：我即位來，未有諫者，所以賞

之。此導之使言也。徐州司戶柳雄。徐州今仍舊隸河南，司戶州屬戶曹。

雄。柳姓。於隋資安加階級，人有告之者，陛下令其自首。

令平聲。首，去聲。後同。不首與罪，遂固言是實，竟不肯首。大理推

得其偽，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法止合徒。」少，去聲。唐制，徒

刑五。一年。陛下曰：「我已與其斷當訖。」當，去聲。但當與死。

罪。胄曰：「陛下既不然，即付臣法司。」罪不合死，不可酷

濫。陛下作色遣殺，胄執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

乃謂法司曰：「但能為我如此守法。」為，去聲。豈畏濫有誅

夷，此則悅以從諫也。往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大

忤聖旨，陛下以為訕謗。臣奏稱：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意，激切即似訕謗。于時雖從臣言，賞物二十段，意甚不平，難於受諫也。太宗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苦不自覺，公向未道時，都自謂所行不變，及見公論說，過失堪驚，公但存此心，朕終不違公語。

胡氏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以天地日月四時之運，與萬物之盈虛消長觀焉，則見矣。人之德，慧智術何獨不然？太宗自謂今所為猶往年也，是則不逮往年也。譬之日焉，雖在昊晡，未嘗不明。若語其嚮於熙盛，豈若未中之時乎？是故乾之象曰：君子以自強不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知從事於此者，惟持志存誠，以堯舜為法，豈不可及。勉焉。日有孜孜，斃而後已，是則湯

所以入聖域而成功不殊。惜乎太宗之未學也。

愚按隋煬帝失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納諫。夫太宗

唐太宗得天下之道不一。而莫大於納諫。夫太宗

宗之納諫。豈其天性之本然哉。良由目覩煬帝

之亡。矯揉強勉而行之也。故貞觀之初。天下未

安。則能導人使諫。中年天下漸安。尚能悅人之

諫。末年天下已安。則勉強從人之諫矣。昔者舜

之舍己。從人。禹之聞善。則拜。湯之從諫。弗弗。終

其身於一日。果何道哉。蓋聖人之納諫。由於志

氣之自然。故無始終之異。太宗之納諫。由於血

氣之矯揉。故少而銳。老而衰也。然則人君欲盡

納諫之道者。可不孳孳而務聖人之學哉。

貞觀政要卷第二



